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从书

華陽國志卷第八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
稽之前式州部宜然自劉氏祚替而金德當陽天下
文明不及曩世逮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
君並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逮在李氏未
相條貫又其始末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
諳諸故事當作事故按事句絕讀故下屬也更敍次顯挺年號上以
彰明德下以治違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之廣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爲益州刺

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宏爲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爲犍爲太守後主既東遷內移蜀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並爲相國參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晉泰始元年春刺

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爲舍人冬十月

晉武帝踐祚二年春武帝宏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柳隱爲西河巴郡文立爲濟陰太

守常忌河內縣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閭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縣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走深逃瞻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假故蜀大臣名勳後五百家不預廝劇皆依故官號爲降　六年分益州

南中建甯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爲甯州　七年汶山守兵呂匡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都故於險要置守自汶山龍鶴

冉駹白馬匡用五圍皆置脩屯牙門晉初以禦夷徼
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

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

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猶

猶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爲

大患而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

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軍城比人當有誤鹿入營中軍

占以爲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燒香言軍出必敗晏

以爲沮眾斬之

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坂上旅

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自

當作
自上

觀下反上

當作
作

卜之

按自上觀下反上之七字爲一句

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柏人以

免難岑彭惡彭亡而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

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汝山

道險心畏胡之強晏復諫干時眾庶所怨遂引牙門

張宏督張衡等反殺晏眾夜亂不知所爲惟兵曹從

事犍爲楊倉彎弓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眾擊之矢

盡見殺從事廣漢王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

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斬普言客星入東井東井益

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

觀卦用事若軍西行獲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
故旅慟諫云卒如其言宏等遂誣表晏欲率已共反
故殺之求以免罪其眾抄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
太守宏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爲宏
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
聞亂釋縗絰詣洛訴晏忠孝而宏等惡逆事得分明
詔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宏等益
州平 咸甯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爲民陳瑞瑞初
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
鮮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

曰祭酒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眾以千百數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

蜀中山川神祠

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蜀無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

三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調

別駕何攀以爲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

兵借諸郡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
又建議裁船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
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

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征伐狀因使至襄陽與征
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宗廷論進取計 四年春

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
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 刺史濬當遷大司

農至漢壽重遣參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吳

五年詔書拜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
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

徐兆爲牙門姚顯郊堅爲督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

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眾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

春三月吳平攀毅以下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羆爲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初濬將征問斬普今

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
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華卒於
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爲輕車當作州句絕按下文元康六年

復以梁益州爲重州可證也

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

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爲校尉持節統兵州別立治西
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甯州諸郡還益

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皆舉秀才廉良

入

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蜀郡廣漢犍爲汶山十
萬戶爲王國易蜀郡太守號爲成都內史

元康

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遷益州刺史栗磾爲梁州

加材官將軍揚烈將軍趙厥爲益州刺史加折衝將軍

關中氏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門馬元尹方球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

八年厥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略陽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氏叟青叟數萬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州勅關禁之而戶曹李苾開關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

汝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羌有

讐遂與蟀峒羌郅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利
太守楊邠撻殺豚望而降其餘類餘類遂叛殺長吏
爲督護萬人征之戰於常安大爲胡所破 九年

炳以敗軍徵還晉

當衍

夏用江夏太守陳總爲代

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廩爲大長秋遷成

都內史中山耿勝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廩所服
佩初廩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王陰懷異
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眾心
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民恃此專

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蠻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憂由是厥惡滕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厥未出州故在郡厥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怨構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健爲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

從 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廩遣親近代茂
取滕茂告之而去 廩又遣兵討滕滕軍敗績自

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奇依民宋甯藏廩購千金
甯不出廩尋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廩
請滕死喪廩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掾常敞共備棺
冢葬之 廩又遣軍逆陳總總至江陽聞廩有異

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
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總更緣道遲留至
南安魚涪津以與廩軍遇模白總散財貨募士卒距
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

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眾弛總逃草中模衣總服格戰厥兵殺模見非總乃搜求總殺之厥自稱大當有都督
大三字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司馬襄尼江原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徙犍爲太守李庠爲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後賢志及目
錄皆作徵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爲軍祭酒時庠與兄當有特字弟流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